

■ 沧桑齐鲁

1905年，刘恩驻投资27.9万银元，在院后街建起了济南第一座电灯房，主要供巡抚衙门及附近富商宅第照明，并在其周围院前、

院后街上安装了18盏路灯。这是轰动济南的一桩大事。在山东近代史上，中国人自己办电灯房，刘恩驻可谓开天辟地头一个。

东流水电灯房传奇

□ 于建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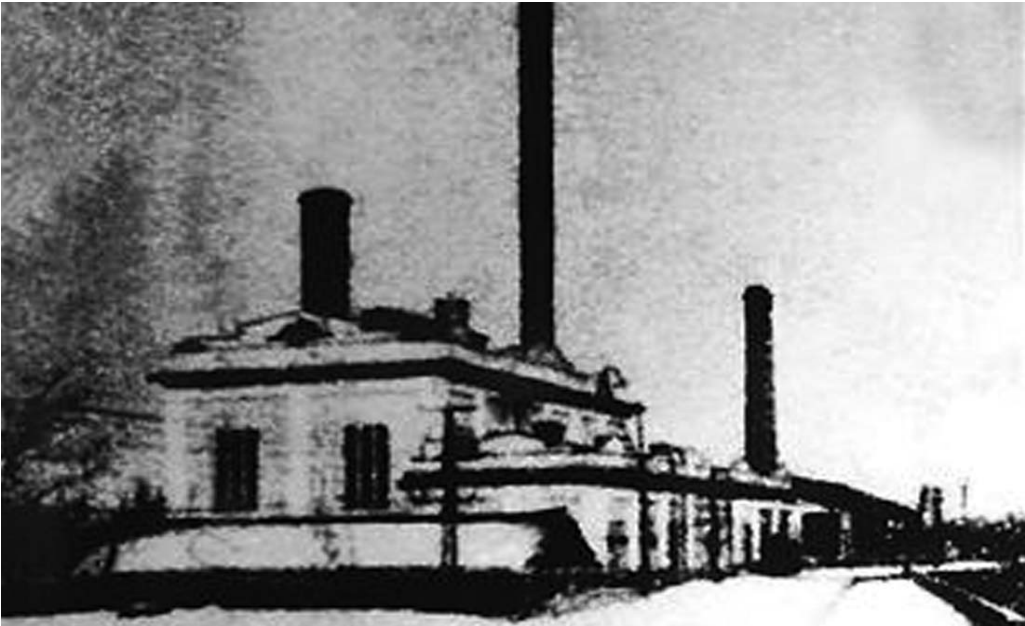
红楼一梦道沧桑，世事由来皆无常。富贵满堂莫能守，繁华一夜覆冰霜。这里的“红楼”，不是指金陵的贾府，而是指济南的刘家大院。想当年，刘家大院占地七十余亩，由南至北，有七进院，前、后两个花园。宅前有四十亩正方形的荷塘，正中铺有自南向北宽广平整的一条砂面通道，尽头是一座太湖石假山，绕山石东西两侧而过始进庭院，荷塘北岸分列两道砖砌花墙。刘家到底富到什么程度？且举一例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济南有三辆美国造的流线型轿车，两辆是韩复榘的，另一辆就是刘家的。刘家大院的主人，就是第一个给济南带来电灯的刘恩驻。

济南开埠后最“亮”的“第一”

刘恩驻（1853年～1923年），一作刘恩柱，字福航。祖籍沂水刘家店子（今属沂南县），祖父和父亲皆为清朝官员，但他无意仕途，热衷于西学“声光化电”。1899年，经山东巡抚推荐，被任命为山东机器局总办。在管理过程中，刘恩驻深感机与电不可分离，所以非常关注电力的发展。1905年，他投资27.9万银元，从德国购进了两台42千瓦的发电机组，在院后街（今曲水亭）建起了济南第一座电灯房。两台功率42千瓦的发电机组，是个什么概念呢？若按点亮一百瓦的灯泡计，其发电量最多只能带起840只电灯泡。由于发电量有限，主要供巡抚衙门及附近富商宅第照明之用，并在其周围院前、院后街上安装了18盏路灯。这是轰动济南的一桩大事。

在山东近代史上，中国人自己办电灯房，刘恩驻可谓开天辟地头一个（青岛、潍坊也有，但那是德国人办的）。所以，在济南开埠后的众多“第一”中，他这个“第一”，无疑是最“亮”的一个。

基于此，刘恩驻不仅得到了官府的嘉奖，也得到了官府的支持。1908年，注入官股扩充电灯房。到1911年，电灯照明区域已迅速扩展到商埠和全城。这期间，他在铜元局后街建起了刘家大院，在东流水对面（今趵突泉北路路东）扩建了新厂。刘恩驻也很快挣了个盆满钵满，其雄厚的财力在一次展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。1914年6月，山东举办第一届物品展览会，刘恩驻被聘为机器制作部评议员，他慨然掏出500块现大洋，以最高额购得第1号入场券。500块现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多少呢？大约7万元钱。



济南第一座电灯房

别看刘恩驻拥有万贯家财，却只有一个儿子：刘筱航。对于这个宝贝儿子，刘恩驻格外宠爱，除在铜元局后街21号盖下一座豪宅外，还为他娶了4位夫人，一妻三妾。

1919年，刘恩驻把原有60万元资产作为股本，平分给儿子刘筱航和二女婿庄式如，另招新股40万元，把电灯房改为“济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”。自己任董事长，二女婿庄式如任总经理。

令刘恩驻没想到的是，四年之后，自己乐极生悲而死。

1923年，刘恩驻过70大寿，他在济南八旗会馆摆了一百多桌大宴宾客，并从北京请来孟小冬（梅兰芳的第一位夫人）戏班，连唱大戏三天。不料想，因过度疲劳而病倒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
授子以“鱼”，不如授子以“渔”

刘恩驻去世后，他唯一的儿子刘筱航接任董事长。按说，已经36岁的刘筱航应该好好执掌家业，可他实在没这个能力。这一切，都怪他的老爹刘恩驻。

由于刘恩驻对儿子过于溺爱，没有好好培养，以至于刘筱航既无留学背景，也无电业知识，更无管理经验，虽然挂着董事长的头衔，基本上是个“甩手掌柜”。

在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才，特别是对孩子成长的培养上，作为业界精英的刘恩驻，比着同城同时代的苗星垣（成通纱厂老板）、张启垣（东元盛染厂老板）、郑章斐（亨得利钟表店

老板）差远了。

苗星垣不仅把弟弟苗海南送到英国留学，培养成纺织专业人才，还把儿子苗永森培养成留美博士，把另一个儿子苗永瑞培养成中科院院士。张启垣则把儿子张东木培养成东元盛优秀的接班人。郑章斐把儿子郑哲敏培养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而刘恩驻的儿子刘筱航呢？就是个“玩主”。

刘筱航爱狗，养了十几条良种狗，一天要吃十几斤牛肉，专门有一位用人驯养。有时候狗不爱吃食，刘筱航就派人到吉元楼买炒腰花、炒肉片喂狗。一次，刘筱航带了几条狗去青岛参加比赛。赛前，专门请了青岛市警察局的驯犬官李丹秋给予调教。

1928年，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。刘筱航为躲避战乱，委托好友林育均代他管理公司事宜，自己携全家跑到天津，一住就是三年多，生活费全由总经理庄式如定时寄来。

刘筱航好摆阔，他的小汽车是天津上等的，据说他在天津花了很多钱买了“1”号车牌。天津金刚大吊桥落合时，只要他的车在那，必是优先过的。这“谱”摆得也的确够大的。

到了1932年左右，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，亏损严重，难以支撑。作为董事长的刘筱航却超然物外，照样在天津吃喝玩乐。

这时，总经理庄式如不给他寄钱了，迫不得已，刘筱航才带着全家返回济南。突然面对破家破业，山穷水尽的他一筹莫展。

这时，老管家出面了：“少东家不用愁，老爷在世时已经为你想到这一天了。他在后院

埋了几缸银元，并嘱咐我，将来不到少东家走投无路时，不让我告诉你。”

刘筱航闻之大喜，全家人到后院北屋叩拜老父在天之灵。可怜天下父母心!这也是刘恩驻家庭教育的误区：只知道授儿子以“鱼”，不知道授儿子以“渔”。

这时，刘家与庄家矛盾已经激化，刘筱航与庄式如对簿公堂。

要说这两家，可谓亲上加亲。电灯房初建时，有一种说法是，刘恩驻与富商庄钰合资。城市文化学者李耀曦先生“疑其（庄钰）即是刘福航（刘恩驻）之娘舅，而为庄式如之父”。

刘筱航借助父亲老友（又是股东）原湖北督军王占元、山东督军张怀芝等关系，1934年把庄家扳倒，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，很难承担公司大业，又不得不与庄家妥协。可见，有靠山没本事照样不行。

经此波折，公司元气大伤。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公司股东间纠葛迭起、电力日形衰微、社会烦言丛生、公司不能自行整理等为由，于同年12月派员接收，原董事会均不得过问公司事务。

软弱无能的刘筱航既恼怒，又羞愧，却不能言，心情郁闷。这时发现小便带血，经许多名医检查，疑似膀胱有瘤子，劝其到北京协和治疗，刘筱航怕开刀未去，病情逐渐加重。

1936年3月，刘筱航去世，年仅49岁。因刘家是名门望族，韩复榘、杜月笙、宋哲元、何思源等国内许多政要人物都发来唁电。

临死之前，刘筱航立下遗嘱，家产全由儿子刘航荪继承。这一年，刘航荪12岁，他是在爷爷刘恩驻去世的第二年（1924年）诞生的。

财富恰似过眼云，无情最是东流水

刘航荪依然是独苗一根。这根独苗能撑起刘家的大业吗？俗话说，从小看到老，让我们先看看他小时候的表现。

刘航荪跟他父亲一样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天资不笨，却学业平平。那时，刘航荪在离家不远的济南第二实验小学读书。由于常落课，父亲干脆不让他去上学，给他请先生来家辅导，但学习依然不好。

尽管学业平平，刘航荪却是玩耍的高手。进德会（文体娱乐场所，经七路中段路南）、大明湖、趵突泉、大观园、千佛山、小广寒（济南第一家电影院，经三纬二路口）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。

刘航荪会用气枪打鸟，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长，12岁就会开汽车，就是前面提到的那辆美国造的流线型轿车。

父亲刘筱航死后，刘航荪母子俩地位一落千丈。刘筱航立下的家产全由刘航荪继承的遗



刘恩驻

嘱也成为一纸空文，只得到少量财产。刘航荪说：“我们这边什么事也不会做，只好变卖家产度日。”

母亲希望刘航荪好好念书，但他听不进去，一放学就玩。1940年,家人安排他到天津达文中学读书,他依然玩心不改,后辍学回济。

尽管那时刘家已败落，但是“破船还有三千钉”，每月能收到电气公司股息钱，维持生活没问题。

即使家里再有钱，坐吃山空也会花完。后来，刘家的股票也卖光了。为了生计，刘航荪经常到天津、北京姐姐家住，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混。

王耀武主政时期，建设厅厅长丁基实得知电气公司创办人的后代，竟然破落到这等地步，特批给刘家每月25袋面子。这样，日子还可以。

刘航荪还想升官发财，于是去了南京，托人找到父亲生前好友、国防部长秦德纯。秦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你既然奔着我来，你想升官发财不行，必须先当兵。”刘航荪遂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回济南后，刘航荪又谋了一个社会救济性质的工作，但刚干了半年又赶上精简机构，他又被精简下来，于是又成了无业游民。

刘航荪说：“快到济南解放，我家已完全败落了。上无片瓦，下无立足之地。好歹岳母一个远房的本家在经六路纬一路‘吉安里’有一处房子借给我们住。”

那个东流水畔的刘家大院，对他们来说，真的成了“东流水”。财富恰似过眼云，无情最是东流水。

对比上面提到的苗家、张家、郑家后人，让人不免感慨，那就是：积聚万贯家财，抵不上读书有益。

如今的铜元局后街，已找不到刘家大院的丝毫痕迹，不禁令人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的那首词：

家富人宁，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。枉费了，意悬悬半世心，好一似，荡悠悠三更梦。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。呀！一场欢喜忽悲辛。叹人世，终难定！

■ 地名故事

早先，这里是卖柴禾的地方，随着柴市的发展，逐渐有人在这里建房居住，遂形成街巷，取名“柴家巷”。1908年，官方派人在圩子墙上

辟开一道小门，取名普利门——普遍得利之意。此后街随门名，柴家巷改称普利街，会仙桥更名普利桥。

济南普利街：黄金走廊老字号多

□ 于建勇

115年前的1904年，济南开埠，崛起西部新区。一条大街，挑起新旧两城。这个大街，就是普利街，一条400多米长的黄金通道，一段跌宕起伏的百年传奇。

早先，这里是卖柴禾的地方，随着柴市的发展，逐渐有人在这里建房居住，遂形成街巷，取名“柴家巷”。它东起筐市街南口，西至会仙桥。清朝咸丰年间，因修筑外城，西头被圩子墙封死。

那时的济南古城，被内外两道城墙包围着。柴家巷就夹在西部两道城墙之间。东边，内城的尊贵，它沾不上边；西边，外城的繁华，也没有它的份儿。

这条高墙内的小巷，一直在宁静中过着悠悠岁月。直到济南开埠以后，这片宁静才被打

破，先是传来火车的汽笛声，后是传来市场的喧嚣声。这一切，都来自西墙外的商埠。

1908年的一天，巷内的百姓突然被“咣咣”的砸墙声所吸引。原来，官方派人在圩子墙上辟开一道小门，取名普利门——普遍得利之意。此后街随门名，柴家巷改称普利街，会仙桥更名普利桥。

当时驻足观看的人们，绝对不会想到，这道小门的开启，竟然开启了一个时代。

普利街上的老字号，个个响当当

普利街，西接商埠的东西主干道经二路，东经估衣市街（现共青团路），与内城西门泺源门相通，成为往来于老城与商埠的交通要道。一时间，人流如织，摩肩接踵。

人气旺，财气旺。敏感的商人意识到巨大的商机，纷纷来此建商号、作坊和宅院。其建筑风格介于老城的传统与商埠的现代之间。那些新兴的民族商业者所创办的店铺，吸收了商埠区的建筑风格，拱廊、拱券等手法运用娴熟，水刷石墙面、水磨石地面、钢结构等新技术新材料广泛应用，沿街多为二层楼房，西式风格。

想当年，普利街上的老字号，个个响当当。

裕兴颜料商店隶属济南裕兴颜料股份公司，该公司生产的煮膏颜料，在二十世纪初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土靛和进口染料，行销近半个中国几十年，成为山东乃至中国最早的大型化学染料厂和经销商。因此业内有“中国硫化青染料起源于山东”之说。

泰康食物店隶属泰康罐头食物股份有限公司，公司总部位于经二纬三路，1929年迁址上海。在迁址前后，泰康公司已在青岛、汉口、上海等地设了10个分公司。到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公司产品一度远销中国香港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马尼拉及南洋群岛等地。

纽约钟表行是济南亨得利钟表行分号，由浙江宁波人郑章斐所设。在济南期间，郑章斐还在青岛、济宁、泰安等地创设了数家亨得利分号。其上海总部1923年至1948年先后在天津、重庆、北京、南京、广州、杭州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开设了70多个分店。

“草包包子铺”，因创始人张文汉性情木讷外号“草包”而得名。以其包子皮薄、馅多、味美、灌汤而闻名泉城，多次荣获济南市“名优小吃”的称号。如今，走近朱红色漆成的二层小楼，“山东老字号”“中华老字号”“鲁菜名店”等牌匾格外醒目。

普华鞋店生产的礼服呢鞋声名远扬，产品销售覆盖山东，外销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。直到2002年，北京的几个销售商还从普华鞋店进货。老济南人有此一说：“戴帽就上永盛东，穿鞋就快到普华。”



民国初期的普利街